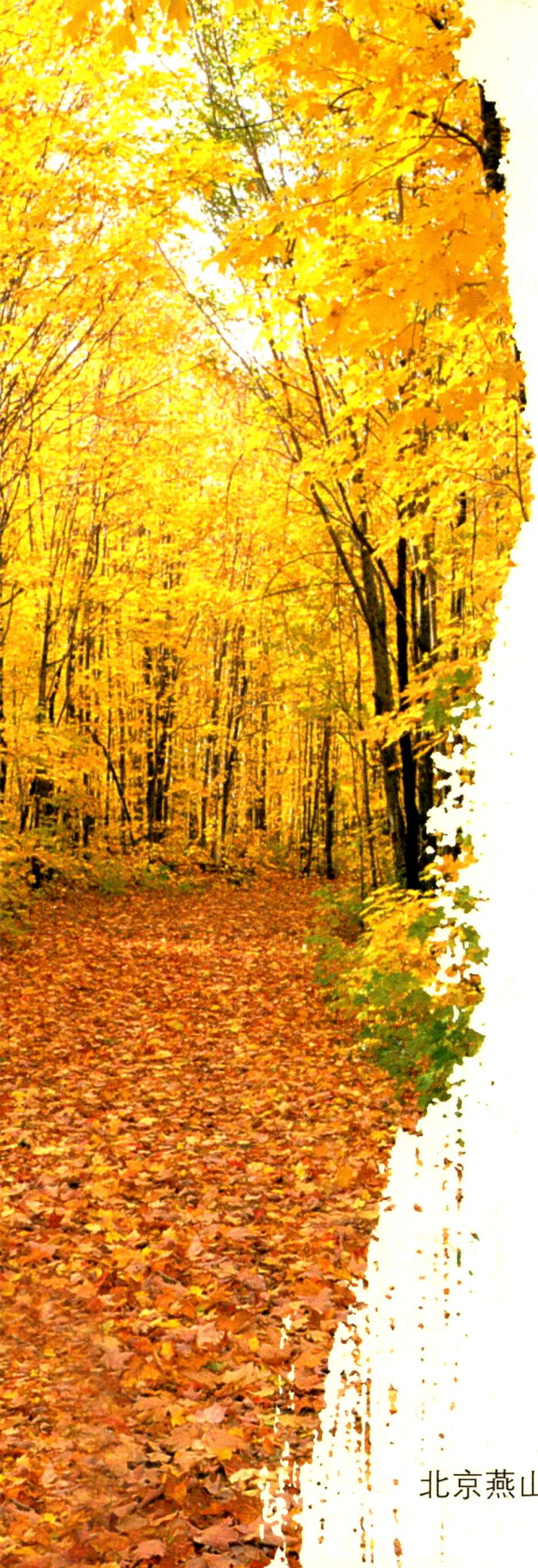




散文系



每天进步一点点

每天成功一点点

吕晓飞·主编

经典的散文

· 最具经典性、最具艺术性、最具思想性的经典散文，好似一道道丰盛的美味大餐……
· 总有一些文字足够温柔难忘，并在青春的日子里鲜明至此，像血液里呼啸而过的风，没有寒冷只有声音……

北京燕山出版社



散文系



每天进步一点点

每天成功一点点

吕晓飞·主编

经典的散文

· 最具经典性、最具艺术性、最具思想性的经典散文，好似一道道丰盛的唯美大餐……
· 总有一些文字足够温柔难忘，并在青春的日子里鲜明至此，像血液里呼啸而过的风，没有寒冷只有声音……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散文书系/吕晓飞 主编. -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7
ISBN 978 - 7 - 5402 - 1995 - 6

I. 散… II. 吕…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②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629 号

责任编辑:里 功

版式设计:田文山

封面设计:宋双成

散文书系

经典的散文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大街 100 号 100006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710 × 100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225 300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02.00 元

让清扬与美丽伴随你(代前言)

“生命之中本没有一成不变的风景,只要你的心永远向着太阳,那么每一个清晨就会向你展现出一个等待着由你来开启的美景。”当你远离喧嚣的城市,或者从繁杂的生活重负里走出来,沏上一杯清茶,静静地品读这段大卫·梭罗的美文时,在心灵的深处,你是否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静谧与安详……

一篇优美的散文散发的是清扬与美丽,品读优美的散文,与众多散文名家做心灵深处的交流;在优雅温馨的艺术享受中体味人生的哲理、感情生活的真谛、陶冶性情、舒畅你的襟怀,如此这样你一定能够缓解身心的疲惫,从中感受别样的清扬与美丽带给你无限快意与乐趣。

众所周知,散文的题材最广泛,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体裁。

文学是表现人生和传达思想感情的。通常来说,小说、诗歌、戏剧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在格律、剪裁、对话等安排布局上,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散文,却可以随便自由些,看来只是不经意地抒写着一己的经历和感受,所表现的多是零星杂碎的片断人生。在这里,读者虽不能愉快地贪图到像在小说中所表现的一切可歌可泣、可爱可悯的有系统的人生断面,却能出其不意地找到在人生里随处都散布着的每颗沙砾的闪光,使你惊叹,使你欣喜,以之为不易掘得的宝藏。所以读散文要用心来读,用心来体会。当你的心和作者的心达到真正相接的那一刻,你才算是真正地透过散文那五彩缤纷的“形”,体会到它那凝而不散的“神”。此时你所体会到的就是散文灵魂的真善美,那就是作者通过散文表达出的内心深处的宁静与思索;那就是能带你通向更远的有着万千风景的世界的道路;那就是可以让你的心灵进入片刻小憩的乐园。

散文是美的,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然而什么样的散文才是最美的散文呢?秦牧曾说:“精粹警辟的、谈舌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好散文,还是不多。”他还说:“一篇好的散文,应该通过各种各样的内容给人以思想的启发、美的感受、美的感受、情操的陶冶。”

品读精美的散文,宛如清风般涤荡沐浴;让散文的清扬与美丽永远地伴随你。

编者

2008·4·20

目 录

沟通	1
鞋	5
消失了的菲比	6
童年轶事	9
我与祖母的美妙时光	15
人类面临的危险	18
日记里的土地	19
七月的斗牛小镇	20
春天	24
所爱的	25
喜庆童年	26
情感	27
音乐	28
总结	29
堂吉诃德主教	30
危地马拉	32
英雄	33
黑岛绣花女	34
当神创造时间的时候	34
捉摸不透	36
告密者	38
一定要这样讲故事	39
与海明威相见	40
穿着拖鞋离家出走	41
空中楼阁	44
核时代的乌托邦	44
信中倾吐	46



经典的散文

终生的信仰	49
希望还是有的	51
吠檀多的高尚意境	53
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55
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	57
与毛泽东主席的一次会面	60
蜜蜂的发怒	61
在朋友家	65
我们进行生命奥秘的破译	66
铅笔神奇	75
最后的游吟诗人	78
巨人树	81
春 天	82
我的伊豆	83
花未眠	84
农家	86
山口	87
树木	89
金色花	90
雨天	91
告别	91
榕树	92
懒惰趣话	93
我们的灵魂	95
幸福的科学家	96
正本清源	97
沙漠	98
西西弗斯的神话	100
山	102
耳证人	103
自己的意图	104
此情可待成追忆	106
塞纳河岸清晨	108
科学上的传统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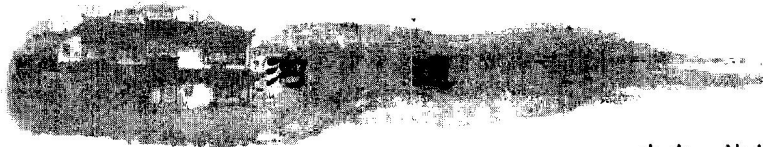
降雪了	113
大地的震颤溶入我的心律	114
永不停航的船	115
脚走出来的路	116
妙用服饰	117
小鹿多一些,神鹰少一些	120
开学趣事	120
我就生活在这世界中	123
巴黎文献学校	125
站在林肯的雕像前	127
她是美国第一座女人雕像	132
20 世纪两位物理大家的风格	134
罗斯福一语定乾坤	137
引得春风度玉关——左宗棠之死	138
总统气派	144
大科学家的失误	147
单纯	152
为什么上大学	153
幸福的机会成本	155
湖边有棵许愿树	157
为了一个美丽的约定	162
贝多芬只有一个	163
黎明前我为你开车	164
天使从天堂车站飞走了	168
许愿发	170
那一年,我在你的橱窗里	180
爱的寻呼	182
那年冬天的雪	184
雨伞的故事	187
蓝色手机的故事	189
只愿为你守着约	193
共同的秘密	196
天堂里你还记得我么?	197
重 逢	202



经典的散文

难为我停留	206
一个谎言的四十年	217
一语惊心	218
警惕“成熟”	219
这也会过去	220
我们已过了这样的年龄	221
习惯塑造人生	223
发自内心	224
微笑是最祥和的语言	225
第八颗薄荷籽	226
日 历	229
雨和瓦	231

散
文
书
系



杰米·达托尼

她看看表,午夜12点,还有15分钟,她就可以回家了。

辛西娅·亚当斯在布朗森医院的急诊室工作已经有6年多了。她常常值夜班,尽管她非常愿意上夜班,但是她从来没有真正习惯上这种班。在急诊室,又是夜班,常常会变成恐怖电影中的前奏。辛西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不同医院的急诊室中工作的,她工作的时间已经超过了20年。她总是告诉自己需要改变一下了,她可以改做病房护士,但是她从来没有想方设法去这么做。



那天晚上,辛西娅准备和往常一样与日班的护士上接班,那样她就能够参加第二天清早举行的研讨会了。当闹钟指向午夜的时候,她身后的无线电接收机突然发出尖锐的叫声,里面传出一串低沉的声音,服务台的护士鲁比拿起话筒口应,辛西娅也被话筒中的声音吸引了。

“我们这里发生了车祸,”救护人员报告道,“有二人受伤,两人正在送往你们医院的途中。”

当救护人员关掉了那刺耳的紧急事件信号后,鲁比在入院单上继续记录下他们所说的话。辛西娅本能地对于每一个伤者的情况做了一个基本的分析。

“车祸发生的时间?”鲁比问

“10分钟前,头部,”救护人员回答道,“有一人情况危急。”在鲁比完成工作日志的时候,辛西娅坐着等救护车的到来。她喜欢也尊重鲁比,但是她知道每当面临压力的时候,鲁比总是有点惊慌失措从鲁比的肩膀起伏不定来看,辛西娅确定这个晚上她又陷入了这种状况。她再次看了一下表:12:05,还有10分钟。她叹了一口气,做了一个决定。

“我来处理吧,鲁比。”辛西娅说着,抓起一双橡胶手套。

“真的吗?”鲁比问,但是脸上已经呈现出了感激之情。

“是,”辛西娅说,“但是这件事处理完后,我就要走了。”

鲁比停止了和救护人员的交谈,把情况记录递给辛西娅,辛西娅开始做记录图。



经典的散文

就像她们估计的那样,第一个伤者的情况非常严重。虽然从事发地点到医院只花了6分钟,但是他已经大量失血。急诊室第一小组疾跑到门口,把伤者放在推车上推进医院,马上开始抢救工作。

当辛西娅耐心地等着第二个伤者的时候,她又从在现场处理事故的警官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两个十几岁喝醉了的孩子驾车闯红灯,撞到了路边上停着的一对老年夫妇的车。83岁的乔舒亚·班克头部受重伤,而且从外表来看,可能还有内伤和其他问题。当班克先生被送到急诊室的时候,他腿上的血流了一地。

第二辆救护车到了,送来的伤者是阿妮塔·班克夫人。阿妮塔·班克夫人79岁,她的手臂断了,但是没有其他严重的伤口。当救护车门打开的时候,辛西娅认真地观察伤者的脸上。

当救护人员从救护车中推出活动轮床的时候,“乔舒亚在哪里?”班克夫人问,“我必须见我的乔舒亚。”

“医生正在照料他,”辛西娅回答,“现在,我们必须给您做一下检查。”

“我很好,”班克夫人说,“我要和我丈夫在一起。”

“我知道您很焦急,班克夫人,”辛西娅温柔但是坚定地说道,“但是先让我们给你量一下脉搏和血压,然后我会去看看你丈夫怎么样了。”

班克夫人盯着辛西娅,然后伸出了她那只完好无损的胳膊。

“我真的很好。”她坚持道。

辛西娅边给病人量血压、测脉搏、量体温,边研究这个老妇人。她看起来很健康,而且穿着体面。尽管她此时表现得很紧张,但是她的眼嘴等处透出温柔之情,这说明她有一颗善良的心。

“你叫什么?”辛西娅问,试图分散班克夫人的忧虑。

“阿妮塔,”老妇人回答,“我的朋友都叫我妮塔。”

“那你希望我叫你什么呢?”

阿妮塔看起来很惊讶,但是很高兴。她的胳膊和脸部表情放松了一些。

“请叫我妮塔。”

“好吧,妮塔,”辛西娅说,“你的血压有一点高我也替你丈夫担心,但这对他点帮助也没有。现在抢救他的医生都是非常出色的。”

“我想你是对的。”妮塔说,但看起来她还是疑虑重重,“但是我真的想见见我丈夫,今天是我们结婚周年纪念日,而且……我不知道如果失去了他我该怎么办。”

辛西娅温柔地拍拍妮塔的肩膀。

“你能和我呆一会儿吗?”妮塔安静地问。

辛西娅考虑了片刻,现在是午夜12:17了,她上班的时间已经结束了,而且还过了两分钟,明天早上7点钟她还要参加研讨会,她真的需要休息了她又看看妮塔。

“好吧,”她说,“首先,让医生给您的胳膊检查一下,我会去看看班克先生。”

“请叫他乔舒亚,他最恨别人叫他班克先生了。”



辛西娅笑了，“我去看看乔舒亚，很快就会回来。”

当辛西娅朝护士工作台走过去的时候，鲁比看看钟说：“你应该走了。”

“我知道，但是班克夫人要求我和她呆一会儿。她很担心她丈夫的状况，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鲁比点点头。

“她丈夫怎么样了？”辛西娅问，拿起有关的记录。

“不大好”

辛西娅浏览了一下记录，然后放回桌子。班克先生受了严重的内伤，医生正在尽力使他的情况稳定下来。

“如果有什么情况，你能给我打个电话吗？”辛西娅问鲁比。

“没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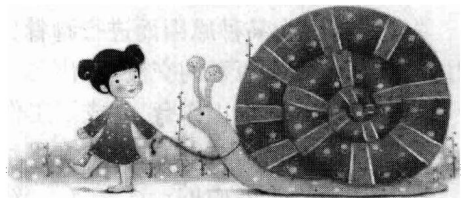
当辛西娅回到妮塔的房间时，老妇人已不再显得那么忧心忡忡了。辛西娅拿了一把椅子坐到她的身边。

“你们结婚多久了？”辛西娅问。

妮塔躺在床上，放松了一点。

“48年了。”妮塔安静地回答

辛西娅常常在想是什么使得男女双方爱恋对方，并结为夫妇她的养父母常常打架，而且在她10岁的时候就离婚了。



“你非常爱他，是不是？”

“是的。”妮塔回答。她充满希望地凝视远方，好像在做梦似的，然后笑了，而且笑意不断。

“我是在一个小咖啡馆遇到乔舒亚的，那个咖啡馆离我住的地方不远。我总是和我最好的朋友以及她姐姐一起出去。乔舒亚是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来的，两个男孩就坐在我们对面。”

妮塔停了下来，当她回忆起多年前决定自己命运的那个晚上，她的眼睛熠熠生辉。

“我们坐在那里有10分钟了，而且什么都没有说。他们一清喉咙，当我抬头看他的时候，他笑了从看见他的第一个笑容起，我就爱上了他。我知道他就是我要嫁的那个人。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个时候他也有这种感觉。”

辛西娅点点头。她感觉自己快哭了有关她的母亲和不同男人之间争执的童年记忆，闪电般地掠过她的脑海。

“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妮塔说。

“我认为不会的。”

妮塔抓起辛西娅的手，同情地抚摩着，这种安慰对辛西娅来说是崭新的。她从来没有从她那疏远的、充满着愤恨的母亲那里获得过什么安慰。



经典的散文

“我曾经也有一个小女儿。”妮塔声音恍惚地说道。

“是吗？她现在在哪里？”

“我们那时还很年轻，乔舒亚去参军了。”妮塔说，

“我母亲一再劝我保住宝宝，我就决定这么做了，但是我后来听说乔舒亚死了，我就把她送给别人收养了。当我知道乔舒亚还活着的时候，我想把她找回来，可是太晚了。我多么希望这件事是另外一种情况。”

“我也是被收养的，”辛西娅说，“我也很希望能够见到我的亲生母亲。”

妮塔还想说些什么，但是门被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

“是班克夫人吧？我是特利医生，”他说，“你丈夫的情况现在稳定了。”

妮塔和辛西娅都松了一口气，彼此拥抱对方。

“他的头骨破裂，还有一些内伤，因此我们要求他住院，这样我们就能够观察他的情况，不过他会好的”医生走了，辛西娅转向妮塔。

“我想我现在应该走了。”辛西娅说。

“谢谢你陪我”妮塔说。

“不客气，也谢谢您能陪我。遇到您我很高兴。”

“我们都因为某种原因而进行沟通，”妮塔说，“你从来也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样的地方和陌生人有短暂的交流。”

辛西娅回到护士工作台，完成了工作日志。

“班克先生和夫人的私人物品在哪里？”辛西娅问。

鲁比指指台子后面的一个篮子。辛西娅坐下来，把篮子中的东西倒在桌子上。把病人的私人物品用袋子装好，贴上标签，并记录在案，这是现在当班护士鲁比的工作，但是因为某种原因，辛西娅觉得必须自己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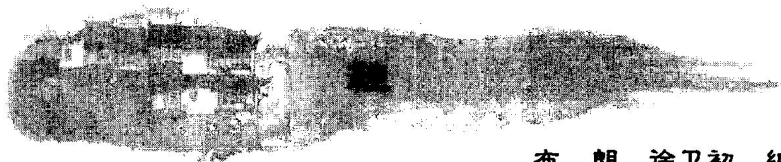
她首先把妮塔的东西用袋子装了起来：一个小包，里面有口红小粉盒和小钱包。她根据医院的规定，打开钱包数数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在记录上写下 11.38 美元。在她给钱包贴上标签的时候，她注意到一张照片：一张妮塔和乔舒亚的老照片。当她把照片放回原处，然后把钱包放回袋子的时候，另外一张照片掉了出来。她捡起照片，想把照片放回钱包，然而照片背后的字迹引起了她的注意：“我的女儿，塔比。”

辛西娅突然把照片翻转过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到橱柜中找出自己的包，猛地抽出自己的钱夹，迅速打开，找到自己的照片。那张照片上，辛西娅还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她的养母说这是她亲生母亲给她的。它和妮塔钱包中的照片一模一样。

辛西娅几乎晕了过去。她拿着照片跑回 298 室。妮塔正在床上，凝视着窗外。

“妈妈……”辛西娅哽咽道。

妮塔转过身，脸上露出微笑。此时是凌晨 1 点整。



布 朗 涂卫初 编译

闹钟响了,又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本来可以好好睡一个懒觉,但是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驱使我起身去教堂做礼拜。

我洗漱完毕,收拾整齐,匆匆地急忙赶往教堂。

礼拜刚刚开始,我在一个金边的位子上悄悄坐下。牧师开始祈祷了,我刚要低头闭上眼睛,却看到邻座先生的鞋子轻轻碰了一下我的鞋子,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想:邻座先生那边有足够的空间,为什么我们的鞋子要碰在一起呢?这让我感到不安,但邻座先生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

祈祷开始了:“我们的父……”牧师刚开了头,我忍不住又想:这个人真不自觉,鞋子又脏又旧,鞋帮上还有一个破洞。

牧师在继续祈祷着,“谢谢你的祝福!”邻座先生悄悄地说了一声,“阿门!”我尽力想集中心思祷告,但思绪忍不住又回到了那双鞋子上。我想,难道我们上教堂时不应该以最好的面貌出现吗?我扫了一眼地板上邻座先生的鞋子想,邻座的这位先生肯定不是这样。

祷告结束了,唱起了赞美诗,邻座先生很自豪地高声歌唱,还情不自禁地高举双手。我想,主在天上肯定能听到他的声音。奉献时,我郑重地放进了我的支票,邻座先生把手伸到口袋里,掏了半天才摸出了几个钢币,“嘟嘟嘟”放进了盘子里。

牧师的祷告词深深地触动着我,邻座先生显然也同样被感动了,因为我看见泪水从他的脸上流了下来。

礼拜结束后,我们像平常一样欢迎新朋友,以让他们感到温暖。我心里有一种要认识邻座先生的冲动。我转过身子握住了邻座先生的手。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黑人,头发很乱,但我还是谢谢他来到我们的教堂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咧开嘴笑着说:“我叫查理,很高兴认识你,我的朋友。”

邻座先生擦擦眼睛继续说道:“我来这里已经有几个月了,你是第一个和我打招呼的人。我知道,我看起来与别人格格不入,但我总是尽量以最好的形象出现在这



经典的散文

里。星期天一大早就我起来了,先是擦干净鞋子、打上油,然后走了很远的路,等我到这里的时候鞋子已经又脏又破了。”我忍不住一阵心酸,强咽下了眼泪。

邻座先生接着又向我道歉说:“我坐得离你太近了。当你到这里时,我知道我应该先看你一眼,再问候你一句。但是我想,当我们的鞋子相碰时,也许我们就可以心灵相通了。”

我一时觉得再说什么显得苍白无力,就静了一会儿才说:“是的,你的鞋子触动了我的心。在一定程度上,你也叫我知道,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的内心,不是外表。”

还有一半话我没有说出来,这位老黑人是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我从心底深深感激他那双又脏又旧的鞋子,是它们深深触动了我的灵魂。

迷失了的菲比

西奥多·德莱塞 应可之 译

老亨利·赖夫斯奈德和他的妻子菲比彼此相爱,这是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人们之间的那种相爱。他们是简朴的农民,他们的世界就是果树、玉米地及饲养着猪和鸡的后院。世界的其他部分离他们很远,就像天上的星星。

有时亨利为死亡而担忧,这时他会提高那苍老的声音说:“菲比,我的玉米芯烟斗在哪儿呢?你老是把我的东西拿走。”

“得啦,你别嚷嚷啦,亨利!”他的妻子总是这样说,“如果你老这么说话,我可要离开你了,瞧你到时怎么办?没有人来照顾你了。你的玉米芯烟斗就在桌子上,是你自己放的。”

老亨利知道他的妻子决不会离开他。他害怕惟一的离别就是死亡。他常常琢磨要是没有菲比,他怎么生活。傍晚,当他走到门边,看到门安全地关好了,就知道菲比和他在一起,心里就暖融融的。夜里,当他不停翻动时,她总是对他说:

“喂,亨利,安静些!你蹦来蹦去的,像只小鸡。”

“可是,我睡不着啊,菲比。”

“如果你不那样翻来翻去,你就会睡着的。那样我也可以休息一会儿。”

知道黑暗中她就在身边,亨利就又安静下来。

当她要一桶水时,亨利欢喜说:“做这……做那……老是叫我做事。女人永远不会满足。”菲比总是微笑着,她能看到他心里的幸福闪耀在他的眼神中。亨利讲起话来很尖锐,但他从不忘记拎水和拾些生火用的木柴。他们就这样幸福地生活在自己

纯朴的世界里。

早春的一天,菲比生了病,接着就去世了。在悲伤和痛苦的迷惘中,老亨利看着人们将她的遗体埋入土中。邻居们请他去和他们一起住,但他不愿离开家。他要生活在靠近菲比入土的那个地方。他试着在农场里劳作,但是夜晚回到空寂的家里,却是难熬的。

晚上,他阅读报纸。但大部分时间他就那么坐着,眼睛盯着地板。他思忖着,菲比在哪里,以及他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死。

连续5个月他就这样生活着。然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那是一个晚上在他上床睡觉以后发生的,天上挂着一轮明月,银辉洒落在卧室的几把旧椅子和一张桌子上。椅子上的月光和半开的门形成了看起来像菲比的幻影,她就像过去许多次那样坐在那张桌子旁。

“菲比,”他用微弱的声音叫她,“你回来了吗?”

椅子上的幻影没有移动。亨利从床上起来慢慢地向它走去。走近桌子时,他看到椅子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他的那件旧外衣。

另一个夜里,他以为他又看到她了。他感到一阵柔和的风吹进房间。当风吹过去了,菲比的影子也离去了。

第七个晚上,他正睡着,她来到他的床边,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头上。“可怜的亨利,”她温柔地说,“你孤孤单单一个人,我真难过。”

他醒了过来,肯定自己看到她离开了房间。菲比回来过了。

他一夜接着一夜等待着。然后一天早晨,他醒来时产生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想法:也许菲比没有死,只是出走了。他们曾经为了玉米芯烟斗的事争吵过,然后她就离开了。是的,事情就是这样。她老是和他开玩笑,说要离开他。这一次她真的走了。

那天早上,他开始走访最近的几个邻居。“喂,亨利,”正在将谷子送到市场去的农夫道奇说,“这一早



你上哪儿去?”

“你看见菲比了吗?”亨利问。

“菲比,谁啊?”农夫道奇知道亨利的菲比已经去世了。

“我的菲比,”亨利提高了声音说,“你以为我指的是谁啊?”

“你一定在开玩笑,”农夫道奇说,“你不可能说的是你的菲比,她已经死了。”

“死了?那不是我的菲比!她是今天早晨我还在睡觉的时候离开我的。昨天晚上,我们为了我的玉米芯烟斗吵了一场,这就是她离家的原因。但我能找到她。她到马蒂尔达,雷斯的农场去了,是的,现在她就在那里。”

亨利沿着这条路快速走去。



经典的散文

“可怜的老头儿脑子有毛病了，”道奇自言自语地说，“他一个人生活得太久了。”

亨利在去马蒂尔达农场的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他的菲比和马蒂尔达·雷斯过去是好朋友。菲比一定在这里。他推开大门，向房间走去。

马蒂尔达打开房门。“哎呀！亨利·赖夫斯奈德，真没想到你怎么来了！”

“菲比在这儿吗？”亨利问。

“菲比？哪个菲比？”

“怎么啦，当然是我的菲比。”亨利微微一笑，“你用不着保密。她在这儿，是不是？”他朝屋子里面望去。

“好啦！”马蒂尔达·雷斯说，“你这个可怜的老头儿啊。这么说你现在脑子也不大好使了。进来坐坐，我给你拿点咖啡和吃的。我会带你去菲比那儿。我知道她在哪里。”

马蒂尔达一边在厨房里忙活着，一边跟亨利说话。但亨利并没在意听。他在想菲比。他判断她不在这里。他必须赶快到下一个农场去找她。

“我现在要走了，”他站起来说，“我想她是改去默里农场了。”接着他就出门又上路了。

好多个星期情况都是这样。他每天晚上都回家，看看菲比有没有回来。不久，这一地区的每个人都认识了老亨利，都会回答他的问题说：“我没有看到过她。”或者说：“不，亨利，她今天没到这儿来。”

连续数年，亨利冒着日晒雨淋在寻找菲比。他的白发长得愈来愈长，他的黑色帽子变成泥土似的褐黄色，他的衣服又脏又破。

在寻找菲比的第七个年头，亨利来到了雷德山，夜已深，他又累又困。多年的奔走和极少的食物使他瘦弱了。每一年时光的流逝似乎都带着他更接近菲比一步。今夜他觉得菲比似乎比过去任何时间都更靠近他，他昏花苍老的双眼久久地注视着黑暗的夜色。

过了一会儿，他睡着了，头靠在膝盖上，醒来时，天还是黑的，明亮的月光从树丛中挥洒下来。

亨利看到一道光闪过道路，跳跃着穿过树林。是菲比吗？他一跃而起，肯定自己能在这道光中看到她。是的，她就在那边，许多年前他熟识的那个年轻的菲比。突然他记起她的青春美貌，她那诚挚亲切的微笑，以及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穿的那件蓝色连衣裙。

“菲比，”他叫道，“你真的来了吗？你真的答应我了吗？”他感到自己又年轻强壮起来了。他跑着去追随那道移动的光。一阵柔和的风吹过树叶，她又不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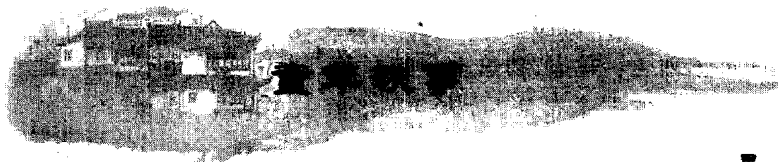
“菲比。”他哭喊道，“不要离开我。求求你了，求你跟我在一起吧！”他的两条衰老的腿拼命跑着，尽可能快地追去。

他来到小山顶上，看着山下的阴谷。他又看到了菲比，双眼流出了幸福的泪水。可不是嘛，她就在那里，在下面的阴谷中带着微笑仰望着他。她依然穿着那件蓝色的

连衣裙,挥着手,似乎在说:“来吧,跟我来吧!”

亨利感到一个新世界的巨大吸引力,在那里,他和菲比永远生活在一起。他发出一声幸福的呼喊:“等一等,菲比,等一等,我来了!”

第二天,几个农夫的孩子在小山底下发现了亨利。他的身体摔碎了,他脸上却带着一丝温柔幸福的微笑,那是菲比活着时他所熟悉的那种同样的微笑。



黑 塞

如今外界的一切大概仍然充满神秘地守候在关闭的窗户之外吧,倘若再能够向外面眺望眺望,那该是多么美丽而又可怕啊!我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些黝暗的树木,那惨淡模糊的光线,那冷清清的庭园,那些和云朵一起奔驰的山峦、天空中那些苍白的光带,以及在苍茫的远处隐约可见的乡村道路。于是我想象着……

我只要从这里往外走出一大步,无意识的一步,我就可以进入幻想王国,就可以亲眼看清这一切,亲手抓到这一切,所有目前仅只存在于我的记忆、思想和幻想中的一切。

但是我却没法入睡,因为就在这一瞬间,一道从我父母的卧室射出的淡红色的光芒,透过我房门上的钥匙孔向我照来,颤动的微弱的光线照亮了黑暗的房间,那闪烁着微光的衣橱门上也继而出现了一道锯齿形的黄色光点。我知道父亲正回房来睡觉。我还听见他穿着袜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的轻轻脚步声,同时还听到他那低沉的说话声。他在和母亲说着什么。

“孩子们都睡了吧?”我听见他问。

“啊,早就睡了。”母亲回答说,我感到害羞,因为我还醒着。然后静默了片刻,可是灯光仍然亮着。我觉得这段时间特别长,渐渐地睡意爬上了我的眼睛,这时我母亲又开始说话了。

“你听说布洛西的情况了么?”

“我已经去探望过他,”父亲回答说,“黄昏时我去了下,那孩子真是受尽了折磨。”

“情况很严重吗?”

“坏极了。你看着吧,春天来临时,他就要离开人世。死神已经爬到了他的脸上。”